

尽头是你 世界荒芜 也不畏惧

泡一杯浓茶，
聆听驯鸽飞过的声音，
感受一段别样的人生，
与心灵撞个满怀。

YU
DA
FU



生活的勇气，
来自与你相遇。
我从你开始，
我在你结束。

JIN TOU /
SHI NI /

郁达夫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尽头是你
世界荒芜
也不畏惧

JinTou
ShiNi

郁达夫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尽头是你,世界荒芜也不畏惧 / 郁达夫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01-10875-9

I. ①尽… II. ①郁…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现代②
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6927 号

尽头是你,世界荒芜也不畏惧

JIN TOU SHI NI ,SHI JIE HUANG WU YE BU WEI JU

郁达夫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张作稳
装帧设计 杨祎妹

制版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20 × 899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0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第壹章

只缘心动说风幡

沉 沦	二
芎萝行	四〇
春风沉醉的晚上	五七
微雪的早晨	七二
迟桂花	八九

第貳章

一种风怀忘不得

归 航 一二四

北国的微音 一三三

零余者 一三八

故都的秋 一四五

苏州烟雨记 一四九

第③章

笑我浮生真若梦

悲剧的出生	一六二
——自传之一	
我的梦我的青春	一六八
——自传之二	
书塾与学堂	一七三
——自传之三	
水样的春愁	一七八
——自传之四	
远一程，再远一程	一八五
——自传之五	
孤独者	一九〇
——自传之六	
大风圈外	一九五
——自传之七	

第壹章

只缘心动说风幡

浮薄的尘寰，

无情的男女，

你看那隐隐的青山，

我欲乘风飞去，

且住且住，

我将从那绝顶的高峰，

笑看你终归何处。

沉 沦

—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地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地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地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①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地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地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① 华兹华斯，英国作家。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①

这样地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地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窸窣地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地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地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地向天看了一会儿，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翅膀，肩上挂着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

这样地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

① 英文：“哦，你这宁静的轻纱！你这美丽的轻纱！”

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地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Emerson）的《自然论》（*On Nature*），沙罗（Thoreau）的《逍遥游》（*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地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

“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地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地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华兹华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孤寂的高原刈稻者》（*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清，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而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地说：

“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吗？
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这样地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地笑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

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喀地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成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 Zarathustra^①，把 Zarathustra 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 megalomania^②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③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他竟接连有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想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

① 德文：查拉图斯特拉，即琐罗亚斯德。

② 英文：夸大妄想症。

③ 英文：忧郁症。

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做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地去找寻快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地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吗？”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他的日本同学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地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地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他夹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有三个日本学生系同他同路的。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们四个

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问她们说：

“你们上哪儿去？”

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笑起来，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地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着头，一只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骂地说：

“你这卑怯者！”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Oh, coward, coward!”^①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双眼睛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来说：

“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吗？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②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

① 英文：“唉，懦夫，懦夫！”

② 当时对中国的蔑称。

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说到这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他是伤心到极点了。这一天晚上，他记的日记说：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吗？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吗？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三

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贯流全浙，江形曲折，风景常新，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一川如画”。他十四岁的时候，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四个字，贴在他的书斋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然而风雨晦暝、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在这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他才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

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长兄在日本W大学卒了业，回到北京，考了一个进士，分发在法部当差，不上两年，武昌的革命起来了。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说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讲来，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学生不同，不能按部就班地同他们同在一处求学的。所以他进了K府中学之后，不上半年又忽然转到H府中学来；在H